

峨嵋七矮



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

峨眉七矮

还珠楼主 著

辽沈书社

1991年·沈阳

峨嵋七矮

E mei Qi' Ai

还珠楼主 著

辽沈书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3号) 喀左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170 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frac{3}{4}$ 插页：2
印数：1—26 445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彻、丁炳麟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赵多良 责任校对：宋毓培

ISBN 7-80507-071-7/I·35

登记号：(辽)第14号 定价：4.50元

目 录

前引		1
第一回	急难遭征 小阿童初催神木剑	3
	飞行御寇 凌云凤巧试宙光盘	
第二回	无计脱淫娃 辽海魂归悲玉折	42
	潜踪求异宝 三生友好喜珠还	
第三回	玉壁遁仙童 百丈蛛丝歼丑怪	101
	穹碑封地窍 万年石火护灵胎	
第四回	情重故交 宝相夫人烦七矮	138
	穷追倩女 疯癫和尚遗双顽	
第五回	一径入幽深 紫曳青萦仙山如画	165
	孤身逢诡异 龙飞电舞晶瀑传真	
第六回	戏妖徒 洞天逢良友	174
	援黎女 穴地斗癫师	
第七回	古洞几千春 遍地香光开别府	187
	滇池八百里 弥天霞彩斗癫师	
第八回	亭午唱荒鸡 竹树萧疏容小隐	222
	凌空飞白练 池塘清浅长灵秧	
第九回	草尽断肠人 剧怜绝代风华与尔同死	240
	功成灵石火 为求神山药饵结伴长征	

前 引

《蜀山剑侠传》小一辈主要人物中的七矮，原由妙一真人之子齐金蝉为首，率同石生、南海双童甄良、甄兑、易鼎、易震等，因有一转劫师兄弟未来，先只六人。金蝉想要凑足七矮之数，便就着“妙一真人夫妇率领长幼群仙往铜椰岛，为大方真人神驼乙休与岛主天痴上人解围救灾，释嫌”之际，暗中把白眉禅师的小徒弟小神僧阿童拉上，补

的缺。

椰岛事完，分手走后，金蝉因峨嵋开府、领命下山一真人对于一班同门以后所居仙府，以及别的使妙一真人备有仙书、锦囊之类相赐，独对自己相机行道济世，自觅仙府，日期、地点全较别人少了许多限制，算计未来形势，必定险。事繁责重，自己和石生，在同门中年纪最轻，然得天独厚，缘福较深，近得本门心法，尤为独行道，身为一行表率。加以父师伯叔俱在，却好些依仗；此后全仗个人修为，应付稍一不，还贻父师之羞。”越想越觉大意不得，由此便拾起。只管师弟兄们一齐，言笑晏晏，依旧天。

不久，行至苗疆，恰是唯一异人——枯竹老人，加以指点，得了好些。神婴易静，

和峨嵋三英中的李英琼等一千同门，大战红发老祖。正被妖法火焰围困，忽然后小神僧阿童持了枯竹老人神符飞来，向红发老祖说：“身是散仙韦八公转世。”指责红发老祖背义忘恩、叛教之事，假意报仇，用乾天灵火将红发老祖擒住。

嗣经嵩山二老白谷逸、朱梅，和杨瑾赶来解劝，义释红发老祖，迫令改邪归正之后，因秦寒萼、李文衍、向芳淑三个女同门，俱为红发老祖化血神刀所伤，虽经齐霞儿用大荒山南星原散仙卢姬所赠灵丸解救，将断了的肢体接上，保住性命；如要完全复原，仍非北海陷空岛的万年续断和灵玉膏不可。

当时别的同门已奉有师命，回山的回山，行道的行道，送人的送人，各自作别散去；只剩女神婴易静、癩姑、李英琼三个女同门，和金蝉等七矮未走。易静、癩姑、李英琼等三人，因秦寒萼、李文衍、向芳淑诸同门受伤，事由自己引起。好在相隔“依还岭幻波池诛戮艳尸玉娘子崔盈，开建仙府”为期尚远，正好乘此时机，去往北海陷空岛求取灵药，好使受伤诸同门早日复原。

金蝉等七矮，一则为友热心，同门义重；二则年轻喜事，久慕北海陷空岛磁光奇景，坚欲偕往。当下便由易静为首，一行十人直飞陷空绣琼源。先拜谒了陷空老祖，领受机宜指点。最终仍费了不少心力，经历若干险阻，复得同门师兄岳雯新收大弟子灵奇之助，始将灵药取到。一同回飞，行近中土；易、李、癩姑三人因前幻波池主圣姑曾有遗偈，不许男子入洞，便令金蝉等七矮径飞姑婆岭，与秦寒萼等三女同门送药医伤。

第一回 急难遄征 小阿童初催神木剑
飞行御寇 凌云凤巧试宙光盘

话说此时岳雯正随前师追云叟白谷逸，在衡山顶上炼丹。本定医伤之后，由七矮中分出一人，将灵药送往衡山，拜师之后，再由岳雯引了灵奇，去往峨嵋山凝碧崖仙府之内，拜谒师祖妙一真人，使其见识仙山景物，并得师祖恩赐。

那知金蝉等六矮年性相若，情分至厚，自一下山，便经议定：从此在外行道，祸福与共，同行同止，非有特别原因，决不无故单独离开。中间加上一个小阿童，从小便随白眉神僧苦修，虽然得有真传，功力深厚，毕竟年轻，童心颇盛。偏偏一出门，便交上金蝉等六个年貌仿佛、心性相投的好朋友，又都是好事、喜凑热闹的性情，端的契合非常，谁也不愿单独行动。和易静、李英琼、癡姑作别之后，在飞向去姑婆岭的路上，众人为了谈话方便，遁光联合一起。

尤其小阿童，前往白犀潭为天痴上人暗中解围，铜榔岛分手时节，天痴上人为报前德，传了他一口神木剑。嗣在苗疆，巧遇前诸生的同道至交枯竹老人，指点传授，加添了许多威力；并说：“照此练去，不久功力便可精纯，胜过原来传授。”

小阿童原因金蝉等六人本就各有仙剑、法宝，新奉师命，又各传授了好几件神物奇珍，心想：“自己只凭佛光，

法宝有限两件，师傅还不许随便轻用，飞剑更是独缺。幸而巧救天痴上人，得了一口神木剑；虽经枯竹老人秘传，终觉比起同行诸友所持有些减色。”稍为得暇，便即勤习。知道如以佛光遁法，随众同飞，多快也能一齐；如用剑遁，便跟不上。为想照枯竹老人所传，就着长路飞行练习，便和众人说道：

“我自天痴上人赠剑之后，日常习练，老觉比你们不上。后遇枯竹老友指教，刚觉出有点意思，便往陷空岛求取灵药。你那三位师姊，不特法力高强，飞剑尤为神异；休说外人，便你们前辈师伯叔中也找不出几口来。她们又比我们至好，又都是女道友，我这口木剑如何拿得出手？是以一直不肯出现。盼到今日分手，恰巧还有一段长路，正好拿它练习。

“受伤诸位道友有卢仙婆灵药医过，已和好人差不多，只遇敌运用法力、飞剑时稍差；此时人在洞中修养，并无痛苦，稍为耽延些时无妨。我想不用佛光飞遁，运用这口木剑，随了同飞。走起来虽然慢些，却可就此练习，省得老跟不上。大家以为如何？”

石生首先笑答道：“小神僧怎和自家人世故起来？这也值得商量？秦师姊她们决想不到我们回来这么快。我们七人早经议定，同行同止。休说你近日功力大进，慢也没有多少；就再慢些，谁还把你一人落下不成。灵奇如不曾得过他父师独门传授，飞行起来比你还要慢呢。”

甄兑也笑说道：“女同门中只秦家二师姊好强心多，偏她魔难也重。遭遇虽然可怜，毕竟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她那一次不是白眉针给引出来的乱子？开府以后，是女同门，各有圣姑所遗赐的法宝。她偏爱用那白眉针、此时身受，正

好借以警惕；何况我们并慢不了许多呢。”

灵奇忽然眉头一皱，插口说道：“秦师叔轻用白眉针，那还是用之于正，便有许多苦难。像郑元规那厮，叛师卖友，家父被他累得受了许多苦罚；便弟子难遂乌私，不得常亲家父色笑，也由他而起。弟子偏是法力浅弱，无力寻他。此时他投身五毒妖孽列霸多门下，益发无恶不作，将来正不知如何死法，才能叫人看了快意呢！”

金蝉笑道：“这有何难？视此妖邪恶人，授首之期必不在远。我们此去，就许再往苗疆之中走走，遇上除去也说不定。”

甄良道：“师兄休要小看这厮！他师徒来历、本领，我却深知，如与相遇，还须小心呢。”

金蝉微笑，还未答话，石生已接口道：“你这一说，我才想起，开府第二日，玉清大师对我和蝉哥哥所说的那一番话，许为这妖孽师徒而发吧。”阿童便问：“说些什么？”金蝉笑道：“这话说来太长。是否指这妖孽师徒，还拿不定，且等我们送完药后，路上闲暇时再详说吧。”阿童正一心运用剑遁，随口一问，就此放过。又恰经行在一片好山水的上空，各自凌空下视，就此岔过，未再提说。

众人一路谈笑观赏，时光易过，眼看相隔姑婆岭不过二、三百里；只前面还隔着一片高峻山峦，飞行迅速，晃眼即可到达。

易鼎道：“秦二师姊新居，我们还未去过，不知是否当初昆仑派弃徒阴素棠师徒所居枣花崖故址么？”

金蝉道：“阴素棠枣花崖故居，淫邪窟宅，正经修道人如何能住？诸位师长因秦家二姊道心不纯，误为阴魔所算，她这山洞离峨嵋仙府不远，师长同门常经上空往来，不特要多

好些照应；并且他母亲宝相夫人就在附近解脱庵故址修炼，保不有昔年强仇前往侵扰。虽然所居四外俱有仙法封锁，不愁侵入；遇上事时，她住在近侧，随时求援照护到底好些。

“我先也不知她新居所在，也是那日乙师伯向她 and 司徒平师兄指示机宜。她以前暗中曾受母命，与李英琼师妹结交；琼妹人本天真好义，既可怜她的遭遇，又受乃母重托，两下情分颇厚。此外，她和万珍、李文衍尤为莫逆，自经乙师伯指教，便寻她大姊和李、万三位师妹告知。”

“我与石生师弟恰巧在坐，得知那地方就在昔年百禽道长走火坐疆的黑谷左近。我前借李师妹神雕骑着飞行，曾经路过好几次，认得那地方。形势颇好，只借四处均有险阻；常人足迹虽走不到，空中飞行却是一望而知，过于明显，容易引敌登门。如非师长仙机，必有安排，加上许多照应；以她为人法力，住居于此，似乎不甚相宜呢。”

石生开口道：“前面这一片高山，飞越过去，便可看见她洞门外的危崖和瀑布招牌了。说时，众人已飞向高山之上。一眼望到前面乱山杂沓之中，有三、四里方圆一片山地，浮着一片云雾，石生所说危崖瀑布似被遮住。乍看时，那云雾并不甚厚密，急切间也看不出有什么邪气。

一行八人俱是慧目，除金蝉双目曾受些仙灵液沾润，益发清明外；下余七人多半都能透视云雾，况在晴日之下。休说似轻绡一般的淡雾薄云，任多厚密，也能看出内中物事；竟会看不见一点形影，又不似运用本门法力禁制，深觉奇怪。

石生、阿童、灵奇三人，发现云雾影里有两团金光，挟着两道朱虹飞舞闪动。石生首认出，那是神尼芬陀赐与凌云凤新收两小弟子沙余、米余的佛门降魔防身之宝——伽蓝珠与毗那神刀，知有仇敌来此侵犯。

未及开口，金蝉神目如电，上来便看出有异，再定睛往雾影里一看，不觉大怒。口喝：“秦师姊等为妖人邪法所困，我们四面合攻而上，莫叫妖人跑了！”随说，扬手便将本门太乙神雷发出，一大片金光雷火直朝雾影中打去。众人也纷纷相继施为，各催遁光，飞上前去。

众中南海双童、甄氏弟兄得道多年，见闻较多，一经仔细观察，首先看出那云雾的来历。忙喝：“诸位师兄弟稍慢！那云雾乃海外散仙所炼法宝，不是邪法。必是他门下徒弟受了妖邪蛊惑，背师盗宝，前来做怪。除同来妖人外，这厮必须生擒，放他不得。”

说时迟，那时快！这里众人太乙神雷刚刚联珠发出，人还不曾飞到地头，下面云雾突然暴涨升高迎布过来。两下势子全都电也似疾，自然一凑即合。众中只金蝉、石生同门义重，为忿妖邪乘人于危，安心不使来敌一人漏网，前后相继，一面发出太乙神雷，随纵遁光破空直上，欲往高空坚防堵截而外；下余六人全被那片云影罩住。

南海双童甄氏弟兄因知此宝妙用，究是平日耳闻，初次见识；加以近受本门心法，兼有正异两派之长，不欲落后示弱，意欲一试深浅，再作计较。口中说话，身仍随众急飞同上。却不料来势如此神速！

二人飞剑本质本来较差，一经接触，觉着那片云雾不特似个有质之物，并还强韧异常，具有绝大粘吸之力。如与硬挣，飞剑难保不被裹去；势更急骤，虽有法宝，不及施为。再一眼瞥见仇敌有好几个，正与凌云凤、沙余、米余三人苦斗，邪法均颇厉害。寒萼等三女同门一个未在，不知如何，未将洞府封闭，致被仇敌袭上门来。二人知道措手不及，口喝：“鼎、震二弟留意！”声随人落。各收飞剑，挣脱云

网，施展独门地遁，往地下钻去，晃眼无踪。

易氏弟兄迎头遇见云网盖来，也是觉着不妙。仗着各人均带有祖父母所传至宝奇珍，一个慌不迭将太皓钩化为一弯银光，将盖上身来的云网强行撑住；一个忙取火龙钗往上一掷，立有一道龙形火光烈焰，朝云网上飞去。

易震原想：“此宝专破这类形如网罗的法宝，出手便可火化。”那知火焰才一脱手，耳听对面一个身材矮小的双髻道童哈哈大笑。云网着火一引，倏地由白而红，晃眼化为一片火云，往四外分布开去，一面往下压来。当时便觉身陷火海之中，奇热如焚，双双喊声：“不好！”刚把“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取出，待要往下掷去，先将身子护住再行迎敌时，猛瞥见一道青濛濛的光华射将过来，火云立被荡起老高。青光罩向身上，立转清凉。四外上空的火云烈焰仍未消散，同时耳听喝骂连声，又有四、五道妖光飞剑夹攻而至。

易氏兄弟见势紧急，神梭已然准备停当。刚往梭光中钻进，将身护住，一面由旋光小门内指着众妖人喝骂，一面正各取法宝、飞剑施为时；猛又瞥见沙余、米余两小，在金光朱虹环身之下，冲焰冒火飞来，匆匆急喊道：“恩师现在洞口守护，不能分身。适才抽空用神禹令冲开烈火，几受妖人暗算。来敌人多，虽有破他法宝，无暇使用。请小神僧、师伯叔们速往洞口，合力诛敌罢。”说罢飞去。

二人见云凤适才神禹令所发青光，只将火云冲开了些，使自己略为缓手，便即收回；知她必是防守洞口，百忙中运用法宝，冒险来挡。沙、米两小来时，青光已去，火云依旧下压；吃神梭外面旋光激溅起千重火霞，声势异常猛恶，不在红发老祖所用血焰妖光以下。方不知神梭能否冲焰冒火，游行自在？猛听小阿童一声断喝。紧跟着，一片佛光飞起，

将四外烈火逼住，向空托起，往上升去。同时又听甄氏弟兄喝道：“此火厉害，小神僧不可将它逼远，以免伤害生物。只停当地，用佛法将此宝破去便了。”

这原是瞬息间事。火云一被托高，立现大片地面。南海双童二次现身。阿童也指定空中佛光，同了灵奇降落，连合易氏弟兄，随手各施飞剑、法宝，向对面众妖人夹攻；一面同飞洞口，去与凌云凤师徒会合。强敌在侧，尚未伏诛退逃，空中还有火云未破；见面无暇多说，一齐面向敌人，各自施为不迭。

两下会合以后，甄、易诸人才得看清，来敌共有七人。只三影神君沈通、风娘子赵金珍、白鬼脸何小山，是日前苗疆大战红发老祖，在妙相峦、碧云塘两地相遇，后被漏网的华山派门下余孽。那双髻矮道童和另两个道装少年，从未见过。尤其那道童，看去法力颇强，所用法宝、飞剑与众不同，身上也不带有丝毫邪气。

看情景，虽似是三眼神君沈通为首；那道童却单人立在一处，遇上妖人吃亏受挫时，也不出手接应；只顾单独对敌，一面乱施法宝，一面手掐灵诀向空连指，似要发挥法宝威力，又似想将法宝收回神气。

无奈火云为阿童佛光所制，道童所想心思全办不到。加以众人这一会合，威力大增。云凤得了空隙，喘息方定，身藏异宝还未及于施为；金、石二人尚在空气中布置，也还没有露面。可是众妖人这一面，已感觉到形势骤变，凶多吉少。

内中沈通、赵金珍邪法较高，一则前去碧云塘吃过苦头，许多重要法宝都已失去，惊弓之鸟，未免胆寒。近又得知峨嵋开府以后，只管诸长老闭关修道，门人大都持有异宝

奇珍，足可防身避害；另还各有传音告急之宝，一遇险难，接到警报的人，立即四面八方相继赶来。端的机警神速，厉害非常！连红法老祖那么法力高强的人，尚遭惨败；如非有人解劝救免，几于断送在峨嵋派手里，形神皆灭。

沈、赵二人先见雷火金光自天打下，便疑敌人得信，不久必要全赶了来，心已内怯；及见道童法宝灵奇，化出火云，敌人法宝、飞剑无功，已有两人入土遁去，方始心喜，生出一点希冀。不料佛光飞现，火云受制，对面敌人重又出现，互相会合，剑、宝齐施；光霞万道，变化无方。

二人明知凶多吉少，敌人有胜无败。尤其自己在碧云塘，将所有毒火、妖钉吃对头破去，只剩一两件防身逃命之宝和两口飞剑；再如失去，以后更难自存。由不得把以前横行多年的骄妄心情，去了个干净。

二人越想心越发慌，自己偏又法力较高，成名多年，在一伙妖人中行辈较高。再加上风娘子赵金珍素来狂谬乖张，不知利害轻重。仗着炼有不少邪法异宝，苗疆之役到得最后，又随了史南溪先逃，虽曾目睹同党妖邪惨败，本身却未吃着苦头。不特不知利害轻重；反因有两件心爱法宝先前为凌云凤所破，怒火烧心，还在妄想乘隙报复，丝毫没有退志。

下余诸妖党多是赵金珍的情人，谁也不愿当着情敌示怯。就有一两个看出不妙的，也只暗打主意随了进退，不肯先退，启妖妇和诸情敌的轻视。又多妄想：“道童来头正大，法宝神奇，也许还有厉害杀手。”互相观望，依旧施为。

事情本是沈通倡议，想乘隙报仇夺取弥尘幡而起。初遇道童时，又不合妄以前辈自居，说了句大话；于是势成骑虎，

休说领头先逃，连软话都没有出口，只好随众上前。一心盼望：“只不要似前次碧云塘那样，强仇大敌连翩而至。只眼前诸人，不再增多，虽难获胜，至多伤却一、二同党，等赵金珍怯敌一逃，便可同遁，不致全数伤亡。”又想：“自己更擅玄功飞遁，不遇敌党诸长老出手，决可免难。反正丢人是占多一半，何不暂时应敌，见机而作？”

沈通也是平日惯用毒火妖钉伤人，恶贯满盈，该当遭劫，致遇上七矮这一伙疾恶如仇的照命凶星。仗着飞遁神速，原可逃死；这一停顿，虽不像在苗疆初遇敌时，轻视峨嵋这些后辈；无如性情强傲，凶横已惯，觉着：“自己多年威望，见敌先退，当着同党，面子难堪。”只管迟疑观望，上下强敌已一齐发动。

原来凌云凤自从峨嵋开府通行右元洞火宅玄关，因为当初参悟白阳真人遗留图解，将初步扎根基的功夫忽略过去，道基不固，为火宅乾焰所陷。虽仗杨瑾相助，妙一夫人恩情，幸免于难，元神已受重伤。妙一真人随赐灵丹，另加传授，命在洞中面壁勤修，静养若干日，复原之后再行领命下山。云凤见师恩深厚，益发感奋愧励，用功甚勤。又加当时得了杨瑾柬帖指点，进境神速，不消多日便自养复，功力反更精进。

这日云凤做完功课，方想：“不知何时才得奉命下山，会合众同门行道济世？”忽听妙一夫人传声相召，命至太元殿外平台待命。心中惊喜，拜命赶去。参见之后，妙一夫人赐了两件法宝和道书、柬帖，使命即日下山。又说：“各位师长俱在殿中参修大法，无庸参谒，连左、右二元也无须经过。”并告以：前收沙余、米余两小徒，现在仙籙顶古楠巢，与邓八姑门人袁化在彼参修。等候云凤休养复原，随同

下山行道……等语。

云凤自经火宅之厄，益发戒慎。因知众同门下山，多有同伴；自己虽然一样赐有法宝、仙柬，却是孤身一人，只带着两个刚成气候的小人徒弟。师长闭关，外面群邪纵横，又未明指去处，好似任凭自己率意而行，觉着前路难虞。无如对于师长素来谨畏，当时不敢多渎，拜恩之后，又向殿恭拜通诚。

起身时，望见妙一夫人朝己微笑，意似嘉许。云凤方想试探着请示机宜，妙一夫人已先开口道：“你以前仙缘遇合太巧，往往把事看易，致多失闪。火宅之厄，实是玉汝于成。我因芬陀大师对你期爱，杨道友前身又是你的曾祖姑，再三为你关说，你也颇知自爱，特将专破乙木精气之宝赐你。有此防身，再照所传加功精习，任何五遁禁制均难伤你。

“还有你门下沙、米两徒孙，出身虽是傴僂细民；他二人向道坚诚，已邀天眷。自经芬陀大师佛法改造，道基已固；又得佛家传授，和佛门至宝伽蓝珠与毗那神刀，稍差一点妖邪决非其敌。随你同行，正是两个得力助手。众同门各有因缘，遇合非一；虽因使命不同，仍是各凭缘福修积。只要遇事小心，不似昔日轻率，也无须胆小畏难。随缘修积，下山去吧！”说罢，自往殿中走去。

云凤心始稍安，一想：“新得七宝尚须练习数日，师父只命便宜行事，随缘修积，并未有什么限制。身受曾祖姑、芬陀师祖与叔曾祖母深恩，何不带了两小前去拜望一回，就便领教？”于是先往河边倚天崖龙象庵飞去。

到后一看，芬陀神尼已经外出，只杨瑾在庵中。云凤拜见之后，谈起来意，并说：“秦寒蓁遭遇境地，实是可怜。

等拜谒叔曾祖回来，意欲往姑婆岭看望一回，再定行止，不知可否？”

杨瑾笑道：“青螺峪你此时不必前往。倒是秦寒萼、李文衍、向方淑三人，现受红发老祖化血神刀之伤，正在洞中静养，须候易静等取来陷空岛万年续断与灵玉膏，始能复原。现时灵药已然到手，由金蝉等七矮带回，日内即可交到。除她三人外，司徒平为恐妖邪乘机暗算，也在那里。

“此次峨嵋众弟子下山时各有恩赐，只司徒平独得一本道书，并无法宝。他虽仗有大方真人所赐乌龙剪，毕竟只可防身，遇见来人厉害，未免寡不胜众。你去看望他们，也许能帮点忙。不过，此后遇事，总要问明来历，不可随意伤人和对方的法宝。我尚有事，已为你迟了两日。你就去吧！”

云凤只得率领二小，拜别起身，往姑婆岭飞去。快要到达，忽然想起杨瑾行前所说，好似前途还有事故。暗忖：

“前听玉清大师说：‘异派群邪只管劫数将尽，因自峨嵋开府以后，知道正教昌明，威力日盛，心存畏怯，互相勾结；欲乘诸长老闭关之际，专寻一千后辈同门为仇，凶焰猖獗较前尤盛。此次下山行道，务须随时警备，不可疏忽……’”等语。

“姑婆岭相隔仙府正近，如有妖邪往犯，定非弱者。自己入门不久，道力尚浅；以前虽经过数次大阵仗，均有高人在侧相助，因人成事。这头一次出手，莫要丢人。何不先在左近落下，隐了身形，掩将过去？无事自好；如若有事，敌明我暗，可以相机下手，怎么也比冒失行动强些。”

心念一动，云凤立和沙、米二小降落。略一商说，隐了身形。正待施展师门心法，轻悄悄沿着山麓，低飞绕越过去；猛瞥见前侧面，一条极幽僻的暗谷之中，似有青黄光华